

馮玉祥傳真(二)

張國柱

(本文插圖刊第6頁)

善用失敗死中求生

馮玉祥於民國十一年十月杪，被任爲「陸軍檢閱使」，時黎元洪復任總統，黎元洪倡廢督裁兵，去督軍而改爲督理。馮玉祥之離豫，實以吳佩孚藉口廢督所迫。馮玉祥被調職後，任直系張福來督理河南軍務。

馮玉祥率第十一師與三個混成旅共三萬餘人移駐北京後，分紮南苑、通州及京內旃檀寺，檢閱使署設於南苑。被黜南苑，雖係其生平首次大挫折，然而馮玉祥每能利用失敗教訓，以爲下次成功之階梯。馮玉祥可佩之處，此即其一——善用失敗，沉毅刻苦，以圖再舉。其被逐北移，使得集中全力，專心練成幾萬精兵，爲其以後大革命之基本隊伍。且使其居於中外人士雲集之首都，其個人與全軍優點得顯於世，以增高其聲望與地位，終至吳佩孚塌臺而馮玉祥蒸蒸日上。馮之失豫，可謂塞翁失馬。

民國十二年六月十三日，直系軍閥驅逐黎元洪總統出京後，積極進行大選，曹錕以每票銀幣五千元賄賂恢復開會之參議員（當時被罵爲豬仔

議員）當選總統（在進行之時，馮玉祥親往保定晤曹錕苦勸未納，其首都革命，自此開始醞釀）。

曹錕竊踞元首職位後，荒淫無度，任用宵小僉王，跋扈弄權，賄賂公行，北京政府之黑暗，爲民國有史以來所僅見。而吳佩孚久擁重兵於洛陽，權勢莫京，全國反直系運動，日與月盛，廣州孫中山先生以大元帥名義下令討伐曹錕，通緝賄選議員。皖浙督盧永祥於十三年八月下旬發難，東北軍張作霖於九月中動員二十萬人，分六路進攻。曹錕於九月十八日下令討伐張作霖，以吳佩孚爲討逆軍總司令，彭壽莘爲第一軍總司令，分三路向山海關進攻，王懷慶爲第二軍總司令，攻熱河，馮玉祥爲第三軍總司令，出古北口至熱河策應王懷慶之第二軍。直系全軍二十餘萬，與奉軍相峙。

馮玉祥對曹錕、吳佩孚主戰，極不贊成，屢諫無效，及戰事爆發，吳佩孚欲借刀殺人，既對馮玉祥餉械服裝一無所給，更以毒計要害馮玉祥。出發前，預囑孫岳、胡景翼暗中監視馮玉祥，如有逾越行動，即許二人便宜行事，就地解決。時孫岳任大名鎮守使，調京任警備副司令，胡景翼任援軍司令。詎知孫岳、胡景翼同屬同盟會革

命同志，與馮玉祥早結生死之交，並已訂首都革命之約。吳佩孚消滅馮玉祥陰謀，孫岳、胡景翼盡告馮玉祥。馮既深知吳佩孚平日疑忌之心，又悉此欲「置之死地」之意，惟有藉此機會實行其首都革命之計劃，死中求生。乃派智勇沉毅之蔣鴻遇爲留守司令兼兵站總監，留京主持後方一切事宜，明則全軍出發，暗留精兵一營，歸蔣鴻遇指揮，以備內應。

民國十三年十月十九日，山海關戰事緊急，吳佩孚親往前線督戰，將其駐京精銳第三師全部調往增援。馮玉祥乃於十月二十一日下令班師，令鹿鍾麟部兼程入京，主持一切，會同張維璽、孫良誠先抵北苑，再與蔣鴻遇旅會合入城。又令李鳴鐘旅直趨長辛店，截斷京奉、京漢兩路交通。時胡景翼停兵於喜峯口等處，馮玉祥電約同時南旋，進佔灤州、軍糧城一帶，以截斷京漢線直軍之聯絡，並防止吳佩孚率兵西向。二十二日，蔣鴻遇在北京城內部署既定，下午至北苑整頓所部第三旅，鹿鍾麟、張維璽、孫良誠三部亦於二十二日晚趕到，會商既畢，開始由北苑出發，夜十二時抵安定門。事先孫岳所部徐永昌軍接收各

城門防務，於是銜枚直入，鷄犬不驚。城內預伏之兵，同時並起，照原頒命令行事，總統衛隊及曹士傑部皆被解除武裝，給餉遣散。曹錕與政府要人被軟禁於北海團城延慶樓，予以厚待，曹錕最寵幸而作惡多端之李彥青被捕槍決。二十三日清晨，全城人民起來，忽見督軍紅布白章上書「不擾民、真愛民、誓死救國」之馮玉祥軍，遍布通衢要道，口唱「基督雄師前進」調之軍歌，及得讀遍貼於全城之馮玉祥班師和之布告，始知馮玉祥軍回京。

馮玉祥於二十四日抵北苑，胡景翼、孫岳二人旋亦來會。三人當日與高級人員王芝祥、劉驥、張之江、張璧、何遂等開會決定，正式組織「國民軍聯軍」，公推馮玉祥任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，胡景翼、孫岳分任副司令兼二、三軍軍長，總司令部設於小旂檀寺。隨即由馮玉祥領銜與胡景翼、孫岳及全軍師旅長等聯名通電倡導和平，救民救國與組織「國民軍」，分致南北軍政領袖（電文原稿係黃鄂手筆）。

自停戰令下，直軍均無鬪志，奉軍乘機進攻。直軍節節敗潰，吳佩孚聞馮玉祥班師回京，則大恚怒，乃率殘軍立圖反攻北京，以腹背受敵，乞援無濟，乃率衛隊由大沽口搭輪南逃。

曹錕去職，中樞無主，依據約法於十一月二日，組織「攝政內閣」，攝行大總統職權，由黃鄂任國務總理兼交通部長，王正廷長外交兼財政，王永江長內務，王廼斌長農商，易培基長教育，張耀會長司法，杜錫珪長海軍，李書城長陸軍，李烈鈞為參謀總長，新閣皆上乘之才。隨又罷

免豫督張福來，而以胡景翼接任，並以孫岳任河南省長，李景林為直隸省長，鹿鍾麟任京畿警衛司令，張璧為警察總監。取消京內各種苛捐雜稅，嚴令禁絕鴉片，整飭官箴等，在黑暗重重的北洋政治中，誠屬一線曙光。

首都革命在民國史上最大之成功，為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之功，即徹底推翻帝制，驅逐廢帝溥儀出宮，交出玉璽，取消三千禁衛軍，另訂優待清室條件。至於皇宮物品珍寶，則由李石曾、易培基、吳敬恒、莊蘊寬會同清室近支王公紹英等點收，組織「清宮保管委員會」，劃分公私珍寶物品，公物由政府組織特別機構保管，私藏珍品則歸還溥儀。

直奉戰爭開始前，馮玉祥、胡景翼、孫岳及黃鄂與奉天張作霖早有約定，事成後，必迎國父孫中山先生北上主持一切，如原定計劃實現，國民黨得掌政權，中國以後政局當可改觀。班師回京後，馮玉祥等迭電國父孫中山先生，請即命駕北上，主持國政。馮玉祥嗣復請馬伯援持其親筆信赴粵肅請，甚至段祺瑞、張作霖最初亦敦請孫中山先生來北召開國民會議。不幸於十月二十五日聞吳佩孚反攻楊村，孫岳提議請段祺瑞出山主政，期得皖系魯督鄒士琦助，遂於倉猝間眾皆注重軍事而忽視政治，並不與攝政內閣相商，鑄成大錯。旋而奉張尤欲擁段，馮玉祥無奈，乃與張作霖聯名電請段祺瑞入京維持，而以國民軍、奉軍兩軍將領發電公推段祺瑞為「中華民國臨時執政」。

十一月二十二日，段祺瑞入京，組織臨時執政

政府，妄自尊大，欲總攬全國軍政大權，孫中山先生於十二月四日，取道日本至天津（因病暫留天津），因執政政府承認尊重各國不平等條約，孫中山先生怒斥段祺瑞代表。三十一日，孫中山先生扶病入京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。其召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之主張，雖未實現，而三民主義及革命種籽已散播於奴氣深厚的北方社會及民衆，樹立了民國基礎於整個華北。

練兵兼顧社會建設

馮玉祥之首都革命，初期雖謂成功，但以後政治失敗，轉而招致軍事失敗，他的全軍復陷於較前更苦的境界。如奉軍乘機入關，直系殘餘勢力猶存，皖系弄權，致使大局紊亂。

段祺瑞就臨時執政後，皖系一面挑撥奉軍與國民軍之惡感，使奉系張作霖入關，而同時維持直系勢力於長江一帶，以形成國民軍系、奉系、直系三角形勢。馮玉祥與段祺瑞、張作霖在天津會議時，張作霖傲氣凌人，且對馮玉祥毒罵，視馮玉祥如同降將。迨奉軍入關，段祺瑞令國民軍退出天津，馮玉祥被迫於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將軍權交張之江、李鳴鐘二人，直接聽政府指揮，飄然引退，避居北京西郊天臺山。段祺瑞得馮玉祥電陳取銷「國民軍」組織及請裁撤「陸軍檢閱使」一職，則以馮去，三角局面打破，彼將受制於奉張，政治生命危殆，故阻馮玉祥出洋，並促馮就任「西北邊防督辦」，而以張之江為察哈爾都統，李鳴鐘為綏遠都統。馮玉祥旋移居張家口，於十四年三月在張家口就任「西北邊防督辦」

。十四年八月，段祺瑞又命馮玉祥兼任甘肅省督理，馮玉祥仍留張垣，而委劉郁芬、蔣鴻逵前往代行，國民軍自此改稱「西北軍」。

馮玉祥就任西北邊防督辦後，全力致力於西北之發展，其時在馮軍勢力下之省區，除察哈爾、綏遠、甘肅外，京兆亦在其內。京兆尹前為薛篤弼，後為劉驥，北京警備司令仍為鹿鍾麟，西苑、南苑以至張家口以外，均為馮玉祥軍駐防區。全軍擴充至步兵十二師、騎兵二師、砲兵兩旅、衛隊一旅、交通兵一團，總計十餘萬人。另外胡景翼之二軍，已達五萬人，孫岳之三軍亦由五千增至三萬人。總司令部設於張家口。

馮玉祥初到張垣，以衙署不敷應用，於張垣東南郊外，興建新村，房屋數十幢，周圍栽花種樹，環境優雅，總司令部即在新村以內，宛然成爲「新西北」之都城。馮玉祥於練兵之餘，傾力於社會建設。分令各屬設置：(一)貧民貸本處，(二)育嬰院，(三)孤兒院，(四)養老院，(五)平民醫院，(六)平民習藝所，(七)五族學院，(八)蒙民招待處，(九)兒童圖書館，(十)貧民識字學校，(十一)公園，(十二)娼妓教育所，(十三)婦女訓練班，(十四)通俗講演社，(十五)讀書會，(十六)話劇社，(十七)基督教協進會，(十八)青年會等，並以兵工築路與治河。北京某政要由包頭回謂：「千餘里無一乞丐，治績全國所無。」

馮在張垣來賓中，國民黨要人來往者甚多，如徐謙、孫科、李烈鈞、孔祥熙、李石曾、吳敬恒、鈕永建、黃郛等，而京津各大學畢業生投效者亦不少。其時馮玉祥雖尚未正式加入中國國民黨，但實已開始黨化工作，除以三民主義訓練其

部下外，各縣市多設孫文學說研究會。

十五年初，張作霖與吳佩孚棄嫌合作，以「討赤」爲號召，共向馮軍進攻。山西閻錫山誤受挑撥，亦加入奉直聯軍陣線。馮以形勢險惡，於一月四日去職，將西北邊防督辦交張之江，往平地泉轉赴蘇俄。三月十八日，北平學界與民衆團體憤恨外人在大沽口壓迫吾國（因國民軍封鎖大沽口海港，外交團提出通牒），遊行示威，整隊至執政府請願抗議，被段祺瑞衛隊開鎗屠殺，當場死二十五人，傷四十餘人，死於醫院者又二十餘人，造成「三一八」慘案。

鹿鍾麟偵悉段與奉張陰謀要將駐京國民軍全部消滅，乃於三月杪，舉兵圍執政府，欲執段祺瑞問罪，以謝國人。段祺瑞於事先聞訊，逃匿東交民巷，執政府瓦解，北京國民軍被奉直聯軍猛烈圍攻，於四月十五日退至南口，由鹿鍾麟與劉汝明指揮扼守，後方仍由張之江任總司令，坐鎮張垣。奉軍入京後，張作霖與吳佩孚會商決定對西北軍下令總攻。

八月十四日，以察北沽源、多倫兩縣失守，後方藩籬盡撤，張之江乃急令全軍退却，奉直軍遂分佔張垣、南口，且西進追擊。南口之役，西北軍能以極少數兵力，抗拒奉直精銳聯軍至四閱月之久，雖以衆寡不敵，卒至棄守，且受重大損失，然而斯時南方國民革命軍已長驅入湘，席捲長江，牽制吳佩孚不克南下援鄂，遂使南軍節節勝利。及南口退却，吳佩孚急忙回師赴鄂，則爲時已晚，敗局難以挽回，終至一蹶不振，而國民革命軍北伐遂成大功。

氣壯山河參與北伐

西北軍之西退，以事發倉猝，運輸不便，秩序凌亂，損失頗大，留晉北之韓復榘、石友三、張自忠等部撤退不及，乃與晉軍商震妥協，歸晉方收編，以保實力，掩護退却，並助晉軍扼守綏遠，以阻奉軍進展外，其沿途西退各部隊，或徒步西行，或流亡山野。迨至平地泉、五原等處集合，隊伍凌亂，幾不成軍，全軍合國民軍二、三、五軍之衆，僅餘數萬人（原奉軍郭松林部魏益三所率之國民軍第四軍投降吳佩孚）。

當全軍西退時，馮玉祥正由蘇俄啓程回國。民國十五年九月十六日，馮玉祥偕于右任同抵五原，九月十七日就任國民軍聯軍總司令，宣誓典禮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于右任代表中央授旗，青天白日滿地紅之國旗，開始高懸於國民軍中，而經放棄之「國民軍」番號復現。時西安城方被直系劉鎮華之鎮嵩軍全面包圍，馮玉祥令五原之鹿鍾麟、孫連仲、劉汝明、甘肅之孫良誠等部分路急行援陝，十一月二十六日會師，全線總攻擊，劉鎮華軍狼狽東退。西安守將楊虎城、李虎城困守孤城八閱月，糧彈俱盡，束手待斃，準備與城俱亡，西安圍解，劉汝明師首先入城。

馮玉祥於十六年一月二十六日抵西安後，即加緊準備會師中原，「國民軍」此役全軍西進，由綏遠包頭經甘肅以至西安，其後再出潼關入豫，歷程共約五千餘里。十六年五月一日，馮就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。五月五日，下總動員令，親赴潼關指揮全軍進攻。五月六日，先克

靈寶，七日下午陝州，沿途無阻，分路東進，劉鎮華部被迫退避嵩山，二十六日至三十日，先後克復洛陽、鄭州。翌日，南方北伐軍唐生智部於鄭州會師。六月一日，與南軍張發奎部會師於開封，先入城者為國民第三軍孫岳舊部梁壽愷師。全城已無奉軍蹤跡。至是全豫已告肅清，依鄭州會議，以馮玉祥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，石敬亭兼代陝西省政府主席，黨務方面，設開封政治分會，並以馮玉祥兼任主席。

攻豫勝利因素，一為精神之勝利。馮玉祥部國民軍自五原誓師後，馮玉祥即注重軍隊政治訓練工作，使全軍革命化。十五年九月三十日成立聯軍最高特別黨部，舉行授旗典禮時，宣布「本中山主義以完成國民革命」之誓詞，壇下數萬官兵同聲應曰：「我們為革命服務！」大有氣壯山河之慨。至於南方國民革命軍，飽受政治訓練，人人肯為主義犧牲，簡直不知有生死，每遇大敵當前，無論敵人炮火如何猛烈，充當下級幹部之黃埔健兒，及指導政治工作之黨代表，以至中級軍官，振臂一呼，口號齊喊，即率隊奮勇衝鋒，前仆後繼，有進無退，以故無堅不克。直奉軍雖人眾械精，糧彈充裕，但士氣倏怯，不得不致敗潰，此種悲壯沉毅之戰術，足為革命歷史上無上光榮。

次為戰略之成功，國民軍兼程東出，夾擊敵軍，使敵首尾不能兼顧，卒至倉皇北遁，如其退兵稍遲，則前後受敵，陷於包圍，必至全軍盡墨。當時，南軍雖雖奉軍於京漢路線，然而精銳損失頗重，補充困難，軍需支絀，因由武漢北伐是傾全力而孤注一擲，策略極為冒險，亦極勇敢，

非戰略有萬分把握，不輕易出此。

十六年夏，國民革命軍已肅清黃河以南，正乘勝大舉北進，以竟國民革命全功之際；而國民黨內部寧漢分裂。馮玉祥處境左右為難，其時奉軍偵悉徐州防務鬆弛，以安國軍名義，乘勢反攻，由直系之孫傳芳率大軍自魯南下，七月二十四日，復佔徐州，繼與張宗昌合力於八月中由徐州長驅直向江南。孫傳芳雖被南軍何應欽等率師擊敗於南京附近之龍潭，而張宗昌之魯軍，則沿隴海路西進攻豫東；馮玉祥不得不竭力應付。旋山西閻錫山受任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，通電討奉。馮玉祥乃與閻錫山協商，由晉軍攻直隸，馮軍攻蘇北、山東。十月一日，晉軍克正定，十一月初，馮軍孫良誠部再克蘭封。馮軍乘勝直攻徐州，十二月十五日，張宗昌之直魯軍潰退，十六日，第一、二集團軍會師徐州。

十七年二月中旬，馮玉祥與蔣介石總司令會於鄭州，共訂金蘭之譜，矢誓一心一德完成國民革命，聯袂於開封復詳商北伐大計及作戰方略，部署既定，蔣總司令於三月杪親赴徐州設總司令部，主持全面北伐軍事。旋馮玉祥亦到蘭封督師。四月十日，全線總攻擊，一、二集團軍分攻津浦路線，二、三集團軍分攻京漢路線，第四集團軍留京漢路線後方，作總預備隊，全軍共約七十萬人。六月一日，晉軍與馮軍先後克復河間、保定後，「安國軍大元帥」張作霖自北京倉皇搭京奉線火車東走，至關外皇姑屯被日軍炸死。六日，馮部急先鋒二萬餘人急行軍直薄北京，只屯南苑，而不再入城，蓋中樞早已預定，以京津予敵

方，而外交團亦不欲馮軍入北京，晉軍商震、張蔭梧兩部於十八日入城，以張蔭梧為北京警備司令。北京克復後，蔣總司令分電馮玉祥、閻錫山與李宗仁三位集團軍總司令，邀同到北京舉行善後會議，馮玉祥即覆電託病不克參加。因憤北京克復後，中央以北京、天津兩市政權全給晉方，而戰功最著、犧牲最大的馮軍，只得北京崇文門稅關，酬功給賞，甚不公平，此即以後馮玉祥與中央發生裂痕之開始。其後，馮玉祥以李宗仁之調解，忍氣赴會。未幾，孫良誠被任為山東省政府主席，何其鞏為北平特別市市長，使馮玉祥之情緒緩和不少。七月六日，蔣、馮、閻、李四大集團軍總司令齊集北京，聯袂往西山恭祭國父靈寢，蔣總司令扶棺痛哭，蓋至是終有以告慰國父之靈。九日，在南口開會追悼「國民軍」三千餘名陣亡將士，蔣、馮、李、閻（閻係派代表）及鹿鍾麟、白崇禧、方振武等將領與各界代表，各集團軍士官等數萬人齊集，由馮玉祥主祭，蔣總司令演說，尤謂北伐成功多賴南口死難烈士，此實國民革命北伐完成之尾聲，亦為馮參加革命事業之最高潮。（未完待續）

關山煙塵記

喬家才 著 定價 200 元

全書三十五萬言 定價 200 元 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，附郵票貳佰元寄中外雜誌社，立即按址寄書（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陸元）。